

發展特別基金，讓這兩個機構分途向前邁進，幫助整個國際社會加速發展。

一二九。照秘書長說，“即使流入發展落後國家的資金相當增加，實際上也不過只佔工業國家每年累積資本的一小部分”[A/2911, 第 xiii 頁]。我希望各國都能切實注意秘書長的呼籲，不管他所提出的做法如何顯得大膽——用他自己原來的話——我國代表團却覺得那是一個很妥善的做法。

一三〇。這個簡短的檢討，使我們對於本組織的前途，感到我們從來不曾感到的樂觀。金山紀念會議所表現的新活力和新熱忱，就是我們眼前這個逐

漸形成的好轉和融洽關係時期的開端。所以大會第十屆會是在有利的情况下召開的。因此，大會對於議程上面的問題，應該設法找到積極的解決方案。我們尤其希望大會能在裁軍方面得到良好結果，那樣一來，聯合國就可釋去這個沉重的焦慮，專心來實現憲章所載的經濟和社會目標，工業國家也可免去它們的沉重負擔，對於大多數人類竭盡全力以解歷代所受窮乏之累的奮鬥，多作慷慨有效的貢獻。

一三一。伊朗代表團本着這個精神，抱着這個希望，來參加本屆大會的工作。

(午後十二時三十五分散會。)

## 第五百二十五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José MAZA(智利)

A/PV.525

### 議程項目八 通過議程(續前)

#### 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 (A/2980)(續前)

一。主席：我們現在審議總務委員會報告書[A/2980]的第五段，裏面含有一項建議，謂補充議程[A/2942]內的第三個項目“阿爾日利亞問題”應不予列入議程”。現在請開始辯論。

二。Mr. FAWZI(埃及)：我要在發言開始之初，先引幾句話。這是很不平常的方式。我所以採取這個方式，各位等一回就會知道原因。

三。Mr. John Foster Dulles 在他所著“戰爭乎，和平乎”一書內，曾對憲章第十條說過如下的話：

“我們當時覺得在世界發展的現階段，唯一可靠的力量是道義力量及世界輿論的力量。因此我們特別重視憲章內保障大會及安全理事會討論自由的條款。”<sup>1</sup>

Mr. Dulles 接下去說：

“引范登堡參議員的話，我們要聯合國成爲‘世界的村議會’。”

<sup>1</sup> John Foster Dulles, “戰爭乎，和平乎”，紐約，Macmillan 公司，一九五〇年，第三十八頁。

四。Professor Kelsen 在他所著“聯合國法”一書內寫道：

“如果聯合國一機關要決定某項事件算不算在本質上屬於一個國家國內管轄的事件，則對這個事件的討論和調查必須視爲不是第二條第七項所禁止的事。有時候，爲決定一項事件算不算在本質上屬於一個國家國內管轄的事件，非舉行調查不可。”<sup>2</sup>

五。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安全理事會第二六八次會議，智利政府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問題，要求討論。當時英國代表 Sir Alexander Cadogan 曾說：

“……到現在爲止，並沒有人要聯合國干涉屬於捷克國內管轄的事件。安全理事會當前的問題並不是這一點。我們當前的問題是一聯合國會員國提出的一個指控……

“……這是一個關於違反憲章的指控……我以為安全理事會不應當不予置理。我認爲安全理事會當然非調查這項指控不可。”<sup>3</sup>

六。在安全理事會同一次會議中，法蘭西代表 Mr. Parodi 說：

<sup>2</sup> Hans Kelsen“聯合國法”，倫敦，Stevens and Sons, Ltd., 一九五〇年，第七七二頁。

<sup>3</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第三十六至第五十一號。

“...倘使有人說...理事會所接的一項控訴沒有事實證據，我們仍應有加以調查的機會，以便查明是否屬實；爲了審查起見，我們第一步必須把它列入議程”。<sup>4</sup>

七. 在同一次會議中，美利堅合衆國代表 Mr. Austin 表示美國政府的意見，略謂對是否將一個問題列入議程所作的決定，“不構成對該問題是非曲直的判斷”。Mr. Austin 接下去說道：

“爲斷定本案是否適用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安全理事會必須審議智利的控訴；而理事會倘不把這個問題列入議程，當然不能審議智利的控訴”。<sup>5</sup>

八. 大會都已知道，阿爾日利亞問題是十四個聯合國會員國提請大會審議的。這些會員國——阿富汗、緬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泰國、葉門——包括出席萬隆會議的聯合國會員國的全部。在萬隆會議內，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不僅把這個問題列入會議的議程，而且充分明白表示支持阿爾日利亞的運動。

九.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遠過於我們應當不應當在議程內增添一個項目的問題，其重大不知要超過多少倍。它是聯合國是否有遠大眼光的考驗。它是造成聯合國歷史，影響聯合國將來的許多大事內一個重要的環節。

一〇. 我現在手上執着憲章，要在提出一些與我們當前的討論有直接關係的法律和事實證據之前，先表示我的信念。我深信偉大的本大會，以及所有出席本大會的國家，乃至於可說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充分了解今日人類對人權、人格尊嚴和價值的澈底覺悟。我深信這個空前未有的變動亦即憲章明文所清楚反映的人類價值之增高，將永遠在人人心中佔首要地位。

一一. 一百二十五年前，法國佔領了在當時是一個自由、主權國的阿爾日利亞。一百二十五年後的今日，阿爾日利亞仍在爲恢復主權和自由而奮鬥。但是現在有一些人告訴我們說這是和我們無干的事，說我們無權干涉。

一二. 在這個長達一世紀又四分之一的歷史時期中，我們看到帝國辛苦締造，帝國衰敗崩潰；世

界因戰爭而糜爛，世界又常從糜爛中再生；自由之光照耀了整個亞洲及大部分的非洲，但阿爾日利亞仍受人奴役，仍在爲掙脫其桎梏而奮鬥。可是憲章在弁言中向我們說到“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等語。憲章在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中，指出聯合國宗旨之一是：

“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

憲章第十條向我們說：

“大會得討論本憲章範圍內之任何問題或事項。”

第五十五條告訴我們說：

“爲造成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和平友好關係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條件起見，聯合國應促進：...

“(寅)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第五十六條說：

“各會員國坦允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第五十五條所載之宗旨。”

一三. 但是在遇到阿爾日利亞問題時却有人告訴我們說這個問題不干我們的事，我們不可干涉。倘使我們敢問爲什麼——我們常常不免要這樣問——他們告訴我們說，阿爾日利亞是法國的一部分，因此應該適用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兩種相反的解釋之一；換句話說，就是贊成讓法國用武力繼續加緊統治阿爾日利亞的那種解釋。

一四. 本大會對南非聯邦境內印裔人民的問題，一向認爲這事屬於大會的權限之內，並本此立場予以處理。後來當大會遇到種族衝突問題及南非境內印裔人民所受的待遇問題時，大會採取相同的態度，認爲這些問題都屬於大會的權限之內。換句話說，關於牽涉到國際義務的印裔人民所受待遇問題，大會固然認爲屬於大會的權限之內，即南非境內在法律地位上是南非政府的臣民所受待遇問題，大會也斷然認爲屬於大會的權限之內。

一五. 大會既對上述問題，根據憲章採取堅決立場，賢明果斷，不受淆亂迷惑，試問按照道理及邏輯，大會這次對阿爾日利亞問題怎能採取不同的態度？假使大會覺得種族衝突及南非境內印裔人民所受歧視足以構成需要大會干涉的充分理由，假使大會在那個案子上沒有被對第二條第七項的可疑的

<sup>4</sup> 同上。

<sup>5</sup> 同上。

解釋甚至絕對錯誤的解釋所阻擋而不予受理，試問大會現在怎能規避責任而不審議處理阿爾日利亞問題。阿爾日利亞人在阿爾日利亞所受的可怕歧視不過是這個問題的一面。法國以一連串的片面武斷行動及所謂的法律，聲稱阿爾日利亞已併入法蘭西之內，難道大會真的為這些行動所惑而辨別不清楚了嗎？阿爾日利亞人無論在種族、語言、宗教、風俗及傳統上，都和法國人根本不同。他們從未同意這些行動和法律。他們仍在抵抗，仍在戰鬥；他們用這種雖不尋常但也是傳統的抵抗和戰鬥方式，用這種全民表決的方式，來表明他們的願望，告訴全世界他們堅決要做自由的人民。

一六。近在兩天之前，法國總理 Mr. Edgar Faure 還對阿爾日利亞人民的合法願望予以一次打擊。他向全世界廣播一個聲明，說任何一個法國政府的責任是維持法國在地中海兩岸的地位，並說他的政府的宗旨是要在最短可能期內完成阿爾日利亞的合併。至於法國總理有沒有在他的聲明內注意或提到阿爾日利亞人在這方面的願望，則沒有人告訴我們。

一七。倘使我們屈服於法國這種不可理解的態度之下，今日盛見於世界很多地區的混亂情形，將更混亂不堪，不正常不公道的事將更不正常不公道，而最精者莫過於殖民主義將從此得到一個現成的合式的可以永遠生存下去的妙方；殖民主義等於服了不死的靈劑。將來，殖民地國家戀棧殖民地而不願脫手者，就有一個很簡單的妙法，就是仿倣法國，步法國的後塵。他們只須將殖民地人民“促進”到一個與“母國”人民假平等的公民地位，引誘殖民地人民進入殖民主義長夜的永恆睡眠中，從此不復覺醒。如果這樣，我們不如捲起鋪蓋回家去。我們還在這裏做什麼呢？所幸此中尚含有一個唯一的弱點——殖民主義不是不朽的。

一八。方才我曾提到阿爾日利亞境內對阿爾日利亞人的歧視。我在必要時願意詳細討論其中情形，但此刻則非時間和情形所允許。我現在只請大會各會員國注意幾位法國權威人士及作家所描寫的阿爾日利亞境內的實際情況。我特別請各位注意下列報告及文章中所描寫的情形：一是法國國會遣往阿爾日利亞的特派團於本年六月公佈的報告；一是該團團員 Jacques Fonlupt-Esperaber 議員所著並刊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世界報 (*Le Monde*) 上的一篇文章；一是著名法國作家 Mr. Robert Barrat 所著

並刊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二日世界報上的一篇文章。這些文章和許多別的文章異口同聲都主張——借法國國會特派團報告書裏所說的話來說——阿爾日利亞人所遭受的那種駭人聽聞的不平等待遇和困苦情況，必須予以制止。

一九。難道所有這些真的都不干我們的事嗎？雖然我們根據憲章有必須過問的義務，雖然在南非聯邦境內的種族衝突及歧視問題上，當憲章向我們招手時，我們曾立即響應，雖然我們信仰人權，信仰平等權利和自決的原則，難道我們這一次真的不應當過問嗎？

二〇。我方才所說的每一個字，和我現在將要說的每一個字，都發於希望法國能作一個正確選擇的誠意：一個途徑使用武力，另一途徑是使用智慧。使用武力的結果必然是危害將來，葬送一切積極解決的希望；使用智慧，則將替法國博得自由阿爾日利亞人民的友誼和合作，並將使法國得到重大的幫助，可以回復其人類和聯合國憲章崇高理想的倡導國家之一的應有地位。這些理想也就是偉大的法國革命所熱烈主張的理想，而法國革命代表自由、博愛和平等所發出的響亮清脆的呼聲，透過一切時間空間，一直還在全世界激盪着。

二一。我們應當大家合作——即使我們之中有人最近曾被一位著名報紙編輯撰文指為至今未發一言，而且因為曾幫助過阿爾日利亞的法國軍隊，故在外交上沒有權利就阿爾日利亞問題貢獻意見，我認為連這些人也應該參加——秉最友善的精神互相合作，敦勸法國，幫助法國作正確的選擇，採取良好的途徑。我這一次發言所說的每一個字，都發於對所有各方的最高善意，都是為了希望能目睹這個嚴重而苦惱的問題迅速獲得一個對各方都有益的解決。我這一次所說或將要說到的每一句話，都充滿着一個熱切的希望，就是要恢復法蘭西和阿拉伯世界之間可能業已失掉的一部分傳統友誼。我希望看見這個友誼以自由之名在光天化日之下重新發揚光大。

二二。所以，倘使有時候我的話似乎不夠柔和，不夠婉轉，務請大家不要誤會。說話欲求其誠實，必須是現實的反映，而我剛才所局部描寫的現實，確是冷酷得難以忍受。我希望我沒有危言聳聽，或刺痛任何人的耳鼓膜。不過，在有些地方，連僅僅隱約聽到阿爾日利亞人民痛苦呻吟的耳朵，似乎也實在太少了。

二三。我們務必不可再令這個阿爾日利亞問題在門外等候，或叫它經過一種有失體統的程序，以咬文嚼字的歪曲法律辯論看看應不應該讓這個問題偷偷溜進聯合國的一些嚴守秘密的集會中去。我們應該以正義和遠見的精神，不可再有絲毫猶豫拖延，把這個問題就在此時此地立刻列入議程，讓這個問題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友好、充分、健全而積極的辯論。

二四。我不知道世界上尚有什麼問題比當前這件事更值得大會審議。因此，我相信大會不會接受總務委員會關於這個問題的建議，而會決定把這個問題列入本屆會的議程。

二五。Mr. ASHA (敘利亞)：大會第十屆會是否列入阿爾日利亞問題是本組織所遇到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它牽涉目前世界癥結所在的若干最基本的問題，並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切裂隙、衝突及緊張。大會今天所提出的建議勢必不但與這件事有關，尤其與我們自己及本組織的前途有關。

二六。敘利亞代表團聽到總務委員會建議大會不要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本屆會的議程之後，的確非常憂慮。敘利亞代表團認為這個建議是不得當的，甚至可說是危險的。敘利亞代表團希望大會不要通過這個建議，否則，聯合國將受重大的損害。

二七。這個項目是十四個會員國家請求列入的。它們幾乎代表聯合國四分之一的會員國。它們的意見代表世界人民的很大部分。阿爾日利亞問題是一個國際性質的問題。那裏的情勢與許多國家都有關係。萬隆會議的二十九個國家，全部贊成推廣自決權原則於北非人民，包括阿爾日利亞人民在內，並且敦勸法國政府從速准許這些人民獨立。這二十九國代表兩個大洲及三分之二以上的世界人口，當然有陳明其意見的權利。我們對阿爾日利亞問題舉行討論不會損害任何人，反可幫助法蘭西及阿爾日利亞人民明瞭問題的真相，得到正確的解決。我們可向法國代表保證：我們絕對沒有控訴法國政府的意圖。我們要幫助雙方來對這個極重要的問題覓取一個合理與和平的解決。我們曾在這裏討論過突尼西亞問題及摩洛哥問題。在那些問題上，我們並未引起損害。我們會幫助當事各方去了解對方的觀點。我們相信本組織在突尼西亞問題上所盡的貢獻，意義特別重大。摩洛哥問題曾在兩屆會議中討論。我們正以希望的心情等待雙方對這個問題達成一個為摩洛哥人民及法國都能接受的愉快解決。

二八。我們這一次提出阿爾日利亞問題請大會審議，起因在於該地所發生的嚴重情形。阿爾日利亞與我們有歷史、語言、宗教及文化的聯繫。凡熟悉該地特有的社會和人情者，都不能否認阿爾日利亞和阿拉伯世界的共同之處遠比它和法蘭西為多。阿爾日利亞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是經過多少世紀的自由接觸和共同傳統而造成的，而阿爾日利亞和法蘭西的關係則是一個基本上建築在武力之上的關係。法國管轄阿爾日利亞的法律制度，是歷史上依靠武力懸殊以維繫的不正常關係之一。法國今天要想延長這種關係，要想維持現狀。自從上次大戰以來世界上所發生的大變化，似乎尚未能使法國統治者了解：歷史的不變趨勢在於追求較大的自由與平等，不但在國內如此，而且在國際上亦同。

二九。我們在現階段不願提到所謂阿爾日利亞法國回教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徹底被剝奪的情形，可是我們要着重指出：無論怎樣改善這方面的情形，都不能避免阿爾日利亞要脫離法蘭西自成一國以追求較大自由及平等的問題。這就是基本問題，這也就是目前阿爾日利亞危機的根本原因。無論從地理歷史和文化的角度看，我們都不能說阿爾日利亞在性質上是法國的阿爾日利亞。我敢說任何法律論辯，無論怎樣言之成理，都不能忽視或取消這些組成人類社會的基本因素。天下沒有不可改變的法律，法律必須能隨時適應社會的機動生活，才能生存，才能達到調節其演進之目的。

三〇。法國在一百三十年的時期內，沒有能夠在阿爾日利亞的人心中培養有持久價值的關係，而現在的關係不幸仍反映人與人間一種只有靠武力才能維持的廣大裂痕。否則，我們怎樣才能解釋阿爾日利亞境內這種猛烈的民族主義之崛起；我們怎樣才能解釋這種要求脫離法蘭西而獨立的強烈渴望；我們怎樣才能解釋這個不幸國家內的革命運動和壓制措施？這是一個我們必須正視而且必須就在此刻加以正視的事實。

三一。任何精巧的法律言論都不足以解釋這個情勢。誰都不能否認阿爾日利亞情勢是我們居於國際組織的地位者所應當過問的事。在這方面，法國決不能說這個情勢純然屬於法國國內管轄權的範圍。

三二。聯合國憲章不僅樹立了國家法新概念的基礎，而且創立了國際道德的新精神。

三三。埃及、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在總務委員會內〔第一〇三次會議〕所發表的清楚而精闢的言論，以及埃及外長今天所說的話都已經在問題的這一方面加以論列，我毋須再花大會的時間來重複他們已經說過的話。敘利亞代表團贊成他們所提出的一切法律及其他論辯。這幾位同僚已揭穿了所謂阿爾日利亞是法蘭西本土的一部分、與其他各部分毫無區別這種神話。他們提出了有力的理由、駁不倒的事實，證明阿爾日利亞不過是一個殖民地。在這種情形之下，法蘭西以及支持法國立場的人如要再說這是一個在本質上屬於法國國內管轄的問題，那是徒勞無益的。

三四。但是我們發現即使一個問題明明白白是殖民地問題，還是有人利用這種論辯來阻止聯合國審議關於屬地的項目，我們不禁覺得悲痛。埃及外長已舉出安全理事會所處理的好幾個案子為例。一九四六年西班牙問題在安全理事會審議時，當時的法國代表 Mr. Parodi 曾在第四十六次會議中發表如下嚴正意見：

“很明顯的，雖然是發生在一個國家境內的事，但是如果危害世界和平，便不復只是內部事件。從這一點開始，它們的國際影響成爲最重要的考慮。英國代表所舉的第二條不僅指屬於一個國家國內管轄的事件，且是指‘在本質上’屬於這種管轄的事件。目前第一點有待決定的是：向我們提出的這些建議是否構成對西班牙內政的干涉；還是真的有威脅世界和平的情勢存在。”<sup>6</sup>

三五。那個時候，西班牙境內沒有任何流血事件。今天阿爾日利亞境內却有名符其實的戰爭狀態。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的紐約時報刊有自阿爾日利亞發出一個電訊，內稱：

“陸軍司令部今日宣稱：法國軍隊及國家警察部隊在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省的衝突中擊斃阿爾日利亞‘民族解放軍’及其叛徒幾達五十名之多。”

三六。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的紐約時報刊有另一則電訊，內稱：

“法國軍隊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對 Aures 山東南撒哈拉邊緣 Nemencha 山中的恐怖份子進行大掃蕩。此間一位法國官員說：‘我如能肅清

Nemenchas 的叛亂份子，則 Aures 山地及康斯坦丁省大部分的叛亂可說實際上業已平復。’”

三七。我不想用大會的時間再來引今日紐約時報上的通訊。我相信各位代表都已看到這些通訊。我們如果用 Mr. Parodi 的話來衡量阿爾日利亞情勢，便可看到大會是有權審議阿爾日利亞情勢的，所以大會應該將這個問題列入議程。

三八。最後，我要向本大會內的有幾類人，提出呼籲。

三九。第一，我要向猛烈反對列入這個項目的法蘭西代表團說下面的話：你們反對討論這個項目的態度，等於在造成一個比目前情勢更大更複雜的問題。你們自己和任何其他人都不能預見將來的後果。你們和支持你們的人，可能會有一天發覺再想覓致和平解決已經太遲了。你們會因失掉聯合國今天給你們的這個機會而深覺惋惜。阿爾日利亞將成爲一個爛瘡，向全非洲蔓延。阿爾日利亞將成爲非洲大陸所有潛伏的亂源集中之點。

四〇。對那些因認爲這個項目牽涉國內管轄權問題所以反對將它列入的各代表團，我要說下面的話：雖然我們完全不同意你們的意見，和你們關於法律立場的解釋，我們却很了解你們的關切，但是我本着良心，必須告訴你們這種立場是不會被亞非人民了解的。倘使你們贊成不將這個項目列入議程，你們便是和歐洲的帝國主義聯合；你們便是與你們自己素來所反對的制度結伴。無論什麼權宜利害或歐洲均勢的考慮，都不能掩飾這個事實，也不能辯護這個事實。倘使你們投票贊成不列入這個項目，你個在非洲人和亞洲人的心目中，便不復是維護自由反抗壓迫的人。非洲人民在亞洲人民贊助之下，便會說白種人是一丘之貉，都是可怕的人，都是反抗的對象。

四一。我們所特別引爲遺憾的，是美國遠在十八世紀的末葉，即已承認阿爾日利亞是一個主權國，並曾和它訂立過好幾個條約，現在却不能投票贊成列入這個項目。美國有一千五百萬非洲裔人民，我們不相信美國人民會對這件事引爲愉快。美國人民爲歐洲防禦用途而慷慨給與歐洲的協助，現在被轉移用於延長對北非的統治，這實在是一個很可悲的矛盾。

四二。現在我要對我們的朋友，從拉丁美洲來的代表，說幾句話。你們過去固然不用說，現在也還是維護人權和自決原則的戰士。你們曾矢誓効忠

<sup>6</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第二號。

憲章的原則。我知道你們決不會忘記關於憲章原則的莊嚴宣言：

“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

我們撫心自問：在當前這種悲慘和流血的情形下，如果不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議程，可以當真說是表示決心“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麼？拉丁美洲曾為獨立而奮鬥了好幾個世紀，現在已重新獲得獨立。我敬請我們的拉丁美洲朋友，在投票之前，仔細考慮一番。

四三。現在我說最後一句話。讓我們在此刻想一想本組織的前途，世界和平的前途。今天投票的結果可能對本組織的歷史發生決定性的重大影響。我們是否允許後世批評我們說：在我們主持之下，自決原則被活埋了；阿爾日利亞問題由於對憲章的錯誤解釋而沒有能夠討論呢？讓我們在決定採取這樣的一個就性質而言既不公平，就實行而言又不切實際，就後果而言更是非常危險的行動方針之前，務必三思而行。

四四。總之，敘利亞代表團將投票反對總務委員會的建議。敘利亞代表團贊成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大會第十屆會的議程。

四五。Mr. ALI (巴基斯坦)：總務委員會竟然建議大會不要把補充議程上的第三個項目即“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第十屆會的議程，巴基斯坦代表團對此深覺遺憾。

四六。阿爾日利亞境內最近的政治發展及目前的情形，是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所深切關懷的事。它們造成了一個具有迫切國際重要性的問題，值得所有簽署聯合國憲章的國家立刻加以審議。因此，巴基斯坦代表團參加其他十三個亞洲及非洲國家，要求列入這個項目，俾本大會可協助阿爾日利亞人民及法國政府用和平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使這個因鬥爭而陷於水深火熱的領土得避免更多的暴動和流血。敝國政府認為這是一件很迫切的事。

四七。在我答復反對列入這個項目的各種理由之前，我先要請大家注意大會議事規則第四十條的適用範圍。該條第三句全文如下：

“總務委員會於審議有關大會議程之事項時，不應討論任何項目之實體；如涉及該委員

會應否建議將該項目列入議程……等問題時，則不在此限。”

因此，我的了解是：第四十條的適用範圍只限於總務委員會，並不禁止大會討論經提議列入議程的任何項目的實體。不過，關於當前的這個項目，我將遵守第四十條的精神，但與我們此刻的問題嚴格有關的實體部分除外。

四八。阿爾日利亞問題雖經要求當做一個新項目列入議程，但實在並不是一個新問題。它和過去大會歷屆會議所討論的突尼西亞問題及摩洛哥問題非常類似，而是與北非人民重新起來要求獲得自決及獨立的整個問題聯在一起的。它就是數世紀以來人類決心要求自己管理自己事務這一個向有的問題，也是因仍在殖民統治下的亞非人民起來要求實現其合法民族願望以致引起的世界問題的一部分。

四九。巴基斯坦代表團得悉本年初法國和突尼西亞的公約訂立之後，法國最後業已以相當程度的自治權給予突尼西亞人民。我們對於法國能採取這種賢明勇敢的步驟，恢復突尼西亞人民的天賦自決權利，感覺欣慰，並樂於表示欽佩。我們並且知道法國最後終於已經開始與摩洛哥人民的真正代表舉行磋商，以期對摩洛哥人民關於恢復基本自由的正當要求能予以相當的滿足。我們祝禱刻在進行中的艱難而長期的磋商，能夠產生一個可為摩洛哥人民接受的解決辦法。

五〇。相形之下，我要請問阿爾日利亞的情形怎樣？阿爾日利亞人民想實現其合法民族願望的要求，遇到一個武力應付的政策。阿爾日利亞今日幾乎可說是已經在戰爭狀態之中，大約二十萬法國正規軍及同軍事部隊，配備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供給的現代武器及物質資源，正在對阿爾日利亞人民為謀得到基本人權而進行的戰鬥，進行鎮壓。可是當十四個聯合國會員國，經過了最周詳的考慮之後，要求本組織就這個對和平及各國間友好關係可說是真正的迫切的威脅加以討論時，却有人告訴他們說這個問題不能列入議程，因為討論這件事違反憲章的一個基本規定，就是第二條第七項，其中禁止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

五一。據這些人說，阿爾日利亞是法蘭西本土的一部分，阿爾日利亞的情勢純粹是法國的內政，與任何其他國家或聯合國無干。法國代表在總務委員會內辯稱：阿爾日利亞在一八三四年即已與法蘭西

合併，所以它是法蘭西的一部分，和布勒塔尼(Brittany)、奧佛尼(Auvergne)或法國的任何其他各省，完全一樣。他說阿爾日利亞雖然是法國以戰爭征服和吞併得來的，但這個事實並不影響上面的理由，因為法國本土另有其他若干個省也是法國以戰爭和征服吞併得來的，倘使聯合國要非難某一國家以戰爭征服贏來的國界之神聖，那麼推究到底，世界上任何國家將無安全之可言，而本組織到那個時候也就是自掘墳墓。

五二。我們承認倘使聯合國不自量力，欲更改各國的國界，改變世界的政治地圖，那對我們大家而言真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可是法國代表關於阿爾日利亞及法國本土其餘部分的比喻，需要加以仔細研究。第一，法國特別提出撒哇(Savoy)省作為例子，謂其成為法國的一部分比阿爾日利亞還要遲，其實撒哇人民與法國其餘部分人民有相同的文化及生活方式。撒哇人民認為他們自己是法蘭西民族的一部分。他們並無欲另行組織國家的表示。

五三。可是阿爾日利亞的情形與此大大不同。試問阿爾日利亞人民在情感、意志及思想上，總之在偉大的法國學者 Ernest Renan 稱為構成民族性的考驗的所有一切主觀和精神特性上，是否可稱為法國人？一百多年以來，阿爾日利亞的統治者採取一種同化政策，圖使土著在感情、意志及思想上都成為法國人，為了擴大法蘭西的光榮和力量，硬要把他們納入法蘭西文明及生活方式之中。可是阿爾日利亞人民堅決抵抗這種同化及合併政策，他們固執他們阿爾日利亞人的特性，無論在語言、宗教、文化及生活方式上，都不願意與自命為他們的“恩人”者同化。這是為什麼緣故？為答覆這個問題，我要從 Herbert Luethy 所著新書“法蘭西背叛了自己”引法國國會內一位阿爾日利亞議員 Hadj A. Saadane 一九四六年在國會內發表的第一篇演說。Mr. Saadane 提到一個操阿拉伯語而且是回教徒的他本人是以法國屬民抑法國公民的資格發言的問題。下面是他說的話：

“許多人向我們說：為什麼不接受同化政策？我們要使你們成為法國人。為什麼拒絕賜給你們的這個光榮？……在一個像我們這樣的社會裏面，民族主義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發展階段。我不了解為什麼國會內……竟有人要譴責民族意識。你們把你們的文明授給我們——這是法蘭西過去的成就中最使我尊敬的一

件事——人類解放的酵素。你們給我們指示了一條道路，你們讓我們嘗到自由的滋味，而現在，當我們說我們不要這種殖民地氣味或殖民地精神時，當我們說我們要求自由，要求成為人——這是我們最大的也是最低的要求——時，你們却不許我們學你們的榜樣，你們法國人竟然因我們之中有一些人立志謀求獨立而覺得奇怪。”<sup>7</sup>

五四。第二，即使有人說阿爾日利亞是法蘭西的一部分，和布勒塔尼或撒哇沒有兩樣，可是阿爾日利亞和法國其他各省之間並無平等的地位。阿爾日利亞在選舉權、代議權及參加法蘭西共和國政府的權利各方面都無平等之可言。阿爾日利亞的行政組織和司法組織，無論從法律或事實的觀點看，都是建築在民族歧視和種族歧視的原則上面的，這種歧視反映在生活的所有各方面。因此，法國人儘管可以說根據法律阿爾日利亞人是法國公民，然而實際上他們始終是法蘭西的屬民。撒哇省和布勒塔尼省卻沒有那種像阿爾日利亞所特有的政治和法律組織。他們不受像一九四七年阿爾日利亞條例那種特別法律的管理。一九四七年的阿爾日利亞條例規定：佔阿爾日利亞人口百分之十二——其中多半是歐洲人後裔——的人，應與其餘百分之八十八稱為“土著”的人有相等的代表權。此外，撒哇及布勒塔尼選舉出席法國國會的代議，不是根據每一千萬布勒塔尼人及撒哇人得選舉十五名代表的比例計算的。法國其他各省人口數目相同者，其代表人數要比阿爾日利亞多十倍。然而，照一九四七年條例看，阿爾日利亞毫無疑問的是法蘭西的一部分。

五五。這個地位問題就是阿爾日利亞問題的癥結。法國人所說阿爾日利亞省是法蘭西的一部分，和法國本土任何其他各省並沒有區別這一層理由，就是因為這個歧視因素而失了力量的。一九四七年阿爾日利亞條例儘管要想給阿爾日利亞一個新的面貌，但是我們從阿爾日利亞仍可清楚看出一個正統的殖民地政權的輪廓。

五六。要不是這樣，亞非國家就沒有理由在聯合國內提出這個問題了。巴基斯坦代表團承認屬地人民合法的民族願望確可用與母國自由結合的方式獲得滿足，因為除獨立之外尚可有其他自治制度。一

<sup>7</sup> Herbert Luethy “法蘭西背叛了自己”，紐約，Frederick A. Praeger，一九五五年，第二二三至二二四頁。

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大會第七屆會〔第四〇二次全體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六四八(七)，即曾在其附件的第二部分內考慮到其他這種制度，例如，一處領土可採取與母國其他構成部分自由結合的方式。不過，任何關於這種自由結合的論辯，若要能夠成立，必須含有一些不可缺少的因素，這些因素便是屬地人民必須表示同意，聯盟內各構成部分的地位必須平等。

五七。我不擬消耗各位同僚的精神，長篇引錄大會決議案六四八(七)附件第二部分的全文。我將只請大家注意表現自由結合的因素中的下列因素：

#### “B. 人民地位

“一。參加立法。領土人民是否與其他居民及地域處於平等地位，參加中央立法機構，不受歧視。

“二。公民資格。領土人民是否與其他居民同具公民資格，不受歧視。

“三。政府官員。該領土的官員是否與國內其他部分的官員同有經委任或選任步驟擔任中央當局一切公職的資格。

#### “C. 內部憲政狀況

“一。選舉權。領土人民是否獲有普遍平等的選舉權；又是否按期舉行自由選舉；在此種選舉中，選民不受任何不正當的影響及壓迫，各政黨亦不受取消資格的限制。

“二。地方權利及地位。在單一制國家，該領土的居民及地方機關是否與該國其他地域的居民及地方機關享有同等的權利及地位。在聯邦制國家，該領土的居民及地方機關是否與聯邦內所有單位的居民及地方機關享有完全相同的自治權。

“三。地方官員。該領土的官員是否與該國其他地域的官員以同樣方式派定或選出。

“四。內部立法權。該領土是否與國內其他地域在同一限度內及同樣條件下享有地方自治。”

五八。若用我以上所引的標準來衡量阿爾日利亞及法蘭西本土其他各省間的地位，我想其情形的不同，及地位的不平等，毋須再由我敘述了。然而，有人却還在說阿爾日利亞是法蘭西的一部分，與布勒塔尼及撒哇沒有兩樣，並說阿爾日利亞人是法蘭西公民。

五九。這還不足使我們想起在 George Orwell 的世界中，雖然人人平等，但是有一些人比另外一

些人更平等嗎？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國際秩序要求我們生活、行動、存在在一個聯合國世界之內，其中一國的所有公民都須由國家保證享有完全平等的人權及基本自由。

六〇。關於法國所舉理由的第一部份，即阿爾日利亞是法蘭西的一部份，我只想說到這裏為止。我現在討論法國理由的第二部份，這部份事實上是從第一部份而來的。這就是所謂阿爾日利亞問題是一個在本質上屬於法國國內管轄的事件。我們大家都熟悉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文字。所以毋須我再來引錄。不過在我討論這個第二條第七項的解釋和範圍之前，我必須自承敵國代表團頗有左右為難之苦。

六一。過去我們在這類事項上要以聯合國崇高的道義原則及世界人權宣言來作為我們向聯合國呼籲的根據時，人們指控我們意氣用事，單憑情感衝動，完全不顧憲章的明文及世界的現實。另外有幾次我們以憲章的法律解釋來作為我們向聯合國呼籲的根據時，人們又指控我們企圖將聯合國變成一個法院，說聯合國的基本任務是一個政治性大會的任務。然而許多人却常常利用法律論辯來推翻本組織對現時代若干重大道義問題宣佈判斷的權力。

六二。上週總務委員會第一〇三次會議曾允許巴基斯坦代表團就我們現在討論中的這個項目，詳細解釋第二條第七項的意義和範圍。所以我不預備重述這些理由。現在的問題是這一項究竟應該作怎樣的法律解釋？所謂“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數字，在憲章別處都沒有加以解釋。在山市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起草該項的時候，有人曾着重指出，憲章起草人的原意不欲以國際法的尺度來決定國內管轄權問題。請允許我引錄 Mr. John Foster Dulles 當時發言內一部份有關的話：

“在他的說明中... Mr. Dulles 強調四國修正案是把國內管轄權作為一項基本原則，而不是如原來的鄧巴頓橡園提案及國際聯合會盟約第十五條一樣，把它作為一項專門性和法律性的辦法... 聯合國組織的範圍現已擴大，包括若干職務，使它能夠消除戰爭的根本原因，並處理足以導致戰爭的危機... 在結論時，Mr. Dulles 強調這個原則的價值——其範圍之寬廣及其措辭之簡單。聯合國組織的任何一個部門或機關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於會員國內政的事件。此外，這個原則是隨時演進的。美



國曾經有處理一個與此類似的問題的長久經驗，這就是四十八州與聯邦政府間的關係。今天，美國聯邦政府行使的權力不是美國憲法起草時所夢想得到的，美國人民非常感謝美國憲法只規定簡單的概念。同樣的，Mr. Dulles 預料倘使聯合國憲章只載簡單而廣大的原則，後世子孫將感謝在金山市起草聯合國憲章的人。<sup>8</sup>

六三。在我剛找所引的一段文字中，我要強調“此外，這個原則是可隨時演進的”數字。自從憲章訂立以來，已經有若干先例可作為判例說明第二條第七項怎樣應用，及此項原則在聯合國法律內怎樣演進。巴基斯坦代表團曾在總務委員會內，為說明這個原則的演進，舉出許多例證。這裏我只請大家注意聯合國現在有很大的權力，可在討論廣大範圍的問題時，駁斥所謂關於國內管轄權的理由。我現在舉出下面許多問題來作為例子：一個國家的政府制度問題，如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改變問題；印度尼西亞問題；一個政府的改變問題，如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共產黨執政；有關非自治領土如突尼西亞及摩洛哥的問題；有關人權的問題，如南非聯邦境內印度裔及巴基斯坦裔人民的問題。最後的這個問題自從一九四六年以來幾乎年年都在聯合國內討論；南非聯邦提出的國內管轄權的理由曾經一次又一次被駁斥。

六四。一個國家對其管轄下的一切人民有尊重其人權和基本自由的義務，不因種族、性別、言語或宗教而有所區別。這個義務現在已經成爲一個國家按照國際法、聯合國憲章、憲章內揭櫫的若干原則，以及紐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德國重要戰爭罪犯的判決等等所擔負的基本責任之一。因爲這個緣故，國際法委員會在起草國家權利義務的宣言草案內，曾載入這個義務。國際法委員會委員的權威僅次於國際法院。所以尊重人權既經國際法委員會定爲國家所負的國際責任之一，這就毫無疑問的證實了尊重人權現在已經成爲國際法的一部份。

六五。一個國家的國際責任不能視爲是在本質上純粹屬於該國國內管轄的事。然則根據聯合國的實例，及現行國際法的規則，大會對於有人爲了阻止本大會討論阿爾日利亞人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一項目而提出的國內管轄權的抗辯理由，應

作怎樣的宣判呢？根據敵國代表團的意見，對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覆：這種抗辯必須予以駁斥。

六六。敵國代表團明瞭聯合國對於世上時時發生的嚴重國際問題的討論，不能單單根據憲章的法律規定。一個項目之應否列入議程，還須從所謂利害得失的觀點，並根據世界上當前的政治現實，去加以考慮。

六七。什麼是亞非兩洲的政治現實？我們這個時代正在目睹這兩洲的人民從多少世紀以來的酣睡中覺醒，恍悟其應有的前途。他們不再對異族統治者卑躬屈節了。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先生，在他的回憶錄內曾用下面的話來描寫這種覺醒：

“我們所經歷的實際上是民族、社會及經濟緊張狀態的一段過程。造成這些緊張狀態的一部份原因，是有一些國家想要恢復戰爭的創傷而有許多地方的人民覺悟到他們享受自由的權利。半數以上的世界人口，多少世紀以來，受着外國的統治及經濟的奴役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影響，現在正在世界各處感覺到。”

六八。這些影響蔓延到地球上的兩大洲，從太平洋到大西洋。在所有這兩大海洋所包羅的區域內，我們目睹民族主義的興起，人民紛紛要求在權利、自由及經濟機會各方面較大的平等。這就是我們現時代的重要情形和事實。它們代表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潮流。

六九。用祕書長關於本組織一九五二年度工作報告書內的話：

“此爲對現代文明之非常考驗。目前端賴我輩能使各方以溫和而現實的態度，藉和平而有效的演進方式儘速解決問題，庶幾防止暴動與騷亂；否則恐將不免於禍。”[A/2141/Add.1]

北非的紛擾是這個世界性考驗的一部份。阿爾日利亞是北非問題的核心。法國對阿爾日利亞這個考驗的答覆是什麼呢？是和平還是戰爭？

七〇。自從征服戰爭以後，法國一直都是靠着武力，才能留在阿爾日利亞。土著人民所遭受的待遇，是古時候征服者通常用來對付被征服者的待遇。他們的物力和人力都爲了法國的利益而被剝削。阿爾日利亞人民現在從屈服的恥辱，及精神和物質的貧困中覺悟起來，開始發出要求人權的吼聲。人權是法蘭西在人類解放史上所作的光榮貢獻。可是法國的答覆是加強武力。什麼是民族主義者的反應呢？

<sup>8</sup> 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1/1/42。

曾被紐約時報譽為最能代表阿爾日利亞民族主義的阿爾日利亞民族運動主席 Mr. Messali Hadj 曾宣稱：

“我們已經是最能忍耐的人民。經過了一百二十四年的奴役與壓迫之後，阿爾日利亞人民現在有充分的權利可為爭取自由而有所行動了。”

阿爾日利亞的民族運動就這樣進入猛烈的解放運動的階段。法國對這個宣言的反應是：“戰爭是唯一的磋商。”

七一。當前一片漆黑的景象是暴動和流血。自從去年十一月以來，阿爾日利亞人民紛紛起來參加解脫外國統治的戰鬥。法國對這個要求的答覆是投入逾十五萬人數的正規軍，及其他同軍事部隊。這些軍隊使用現代化武器及重武器，其中包括從美國得來供組織北大西洋公約軍隊用的軍事援助。徵募兵及後備兵應召入伍；法國的北大西洋公約軍隊移用於阿爾日利亞，殖民地內的法國人武裝起來了；事實上就是法國宣布了軍事動員。這些軍隊在大炮、坦克及飛機支援之下加入戰鬥。小鎮及村莊受飛機的轟炸、掃射及焚燒。法國軍隊施行大規模報復。戒嚴法實施了。一切基本公民及政治權利及自由均遭廢止。

七二。這些就是我們在決定究竟應當在這個世界議會裏討論阿爾日利亞問題，還是把它視若無睹，不發一語之前所必須考慮的政治事實及道義問題。政治性的利害得失，固然在採取決定時不可忽略，但是道義因素也不能謂為毫無關係。美國代表團團長 Mr. Dulles 曾正確地提醒我們：本大會是一個審判廳。世界人民有權要求聯合國對我們現時代的重大問題作道義的判決。

七三。有沒有其他辦法呢？難道我們須聽任戰爭及暴力自然發展，不加阻止，使阿爾日利亞無辜的人民流血成渠嗎？倘使必須讓法國人留在這個不幸的國家內，至少也應當設法使當地人民同意這件事。只注重以赤裸裸的武力為法國力量的基礎，決不能使這個領土平靜下來或促進與法國和解。武力和暴行政策是自招失敗的政策。請大會允許我引錄一段透徹的評論，這段評論題為“關於使用武力”，是一位法國議員及前內閣部長 Mr. Christian Pineau 所寫的，登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的 *Paris-presse* 上：

“... 許多法國人都認為‘使用武力’是終止我們在北非的苦惱的唯一辦法。

“... ”

“他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不是指維持治安的行動，以保障生命財產為其唯一目的，而是指對土著人民採取侵略的態度，企圖威脅及迫服土著人民，因為我們已放棄了勸告辦法。

“讓我們用一個具體的例來解釋：

“... ”

“凡法國飛機利用一個土著村莊人民會對亂黨表示同情為口實，而對這個村莊施行轟炸時；凡歐洲人用土著為槍靶，警察不予干涉時，這就是我們之中的暴漢所指的‘使用武力’的意義。

“... ”

“... 在印度支那... 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我們的遠征軍隊專門採取報復行動，破壞村莊，處罰嫌疑犯，對人民施用恐怖行為。這個方法可謂是百分之一百失敗了。

“憤恨比恐懼更激烈，在我們認為已經被我們的暴行所脅服的區域內，越盟找到了他們最優秀的份子...”

“... ”

“事實上‘使用武力’的結果是造成一個撤退不了的泥淖。

“法國有沒有力量能夠不但在阿爾日利亞及摩洛哥，而且在所有當地大部份居民曾經多少有煽惑或暴動行為的海外屬地，長時期使用武力呢？

“法國能不能考慮一面對千百萬人維持恐怖統治，另一面確保其自己國境的安全，維持經濟及財政的平衡？...”

“... ”

“實際上一個人如要使用武力，第一必須擁有武力，否則就有不但被人憎恨，而且還被人譏笑的危險，其嚴重固無不同。據我的意見，最聰明的辦法是使用政治手段來達成用其他手段所不能達成的目的。關於這一點，英國人給我們的教訓值得我們記取...”

“... ”

“讓我們結束這種大言不慚，讓我們瞭解征服和暴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而且這不能算是災難。相反的...”

七四。我們很高興知道法國已在突尼西亞和摩洛哥——我們希望如此——改變態度，放棄武力政策，改用和解政策，准許這兩個保護地獲得相當程度的內部自治。可是阿爾日利亞還沒有看見這種希望。阿爾日利亞境內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壓力，和突尼西亞及摩洛哥完全相同，就好像它並不是法蘭西的一部分似的；這對法國可說是非常不幸。法國為應付這個時代壓力的考驗，必須迅速採取和平及漸進方法，才能避免否則勢在必有的猛烈暴動和普遍混亂。

七五。我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以最誠懇最恭敬的態度，籲請大會把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議程。

七六。Mr. AL-JAMALI (伊拉克)：在我之前發言的幾位代表已經對這個題目發揮得很詳盡，我沒有太多需要補充的話了。我只要聲明：敵國代表團不能贊同總務委員會主張不要將這個關於阿爾日利亞人民自決問題的項目列入大會本屆會議程的建議；敵國代表團誠懇希望大會推翻這個提議，因為這是一個危害聯合國名譽和聲望的建議。

七七。阿爾日利亞的情勢真是非常嚴重，幾乎每天都有生命的犧牲，我們在昨天還在紐約時報內看到下面一段新聞：

“法國軍隊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對在 Aures 山東南撒哈拉邊緣的 Nemencha 山中的恐怖份子”——“恐怖份子”在這裏當然是指阿爾日利亞民族運動份子——“進行大掃蕩。此間一位法國官員說，‘如能肅清 Nemencha 山中叛亂份子，則 Aures 山地及康斯坦丁省大部份的叛亂可說實際上業已平服。’”

我可以斷言這位法國官員是錯了，因為叛亂不是發生在山中的；它是發生在阿爾日利亞人民的心上。民族叛亂是蕩平不了的，民族主義精神高於一切。

七八。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的紐約時報上，我們讀到法國軍隊在一天之內殲滅了五十個恐怖份子——當然是指阿爾日利亞民族運動人士。在今天早晨的報紙上我們讀到：

“今日法國軍隊擊斃叛亂份子二十四名，戰事今晚繼續在東阿爾日利亞山中近 Montergia 村處進行。法國軍士死一人傷五人。”

七九。事實是：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名叫阿爾日利亞，那裏的和平與安全都被擾亂，那裏的人正在流血。聯合國能不能對這個情勢閉着眼睛不理呢？

那裏有兩種人，一種是法國人，一種是阿爾日利亞人；阿爾日利亞人民是在為解放及自決而戰鬥，法國則採取殘暴的鎮壓政策來消滅這個自由和自決的迫切願望。這不是一個新戰爭，因為阿爾日利亞人民從上世紀之初起就反抗法國的征服，Abd-el-Krim 曾經英勇反抗法國軍隊達十二年之久。

八〇。在十九世紀裏，法國一面用軍事管理，一面用片面行動，採取一個雙管齊下的政策。

八一。一方面他們決定把阿爾日利亞併入法蘭西本國區域，所以採取一種同化政策，其目的在使阿爾日利亞人忘記自己的言語及宗教而變成法國人。這個同化政策並不十分成功，因為法國人須應付一個蓬勃有生氣的文化。法國人在阿爾日利亞所擯棄排斥的回教及阿拉伯語言，在今天的世界上還是很有生氣。

八二。第二個政策是對阿爾日利亞人民中抵抗同化的極大多數人實行歧視。法國在阿爾日利亞歧視非歐裔的回教人民，其中都是回教徒，操阿拉伯語。法國人給他們平等的教育機會及平等的政治權利，法國人設立兩個選民團，使九十萬法籍歐洲人和九百萬回教徒享有同等數額的代表。因此阿爾日利亞的一個歐洲人等於十個回教徒。九百萬阿爾日利亞回教徒在巴黎國會及阿爾日利亞議會內的議員人數僅相當於九十萬歐洲人的議員人數。

八三。其次，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機會都給歐洲人。阿爾日利亞人民始終留在比較落後的狀態中，就大多數人民來說，沒有充分的教育，也沒有說得過去的生活水準。

八四。法國沒有能夠很快的抓着時代的精神，它不能認識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為了爭取自由和自決。這兩次世界大戰影響了大多數人民，並結束了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一個文化對另一個文化實行種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日子。奴役其他人民並單靠暴力加以統治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今天人類必須根據正義，自由及平等原則，那些原則也就是法國在本國所奉行但却不許阿爾日利亞屬地人民享受的原則。

八五。今天自決權和自由權已成為一切人民的精神中最迫切最巨大的力量，阿爾日利亞人民也不是例外。阿爾日利亞人民曾屢次設法勸告法國承認其獨立人格，並以平等地位對待他們。但是法國所採措施往往躊躇不前，始終不肯向自決和平等原則讓

步。結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發生的連續不斷的鬥爭。

八六。一九四五年，有一次叛變中，大約四萬五千個阿爾日利亞人被屠殺，全世界對這個叛變的詳情知道得很少。從那個時候起民族運動人士努力希望用和平方式達到和法國平等及自由結合的關係。但是歷次的法國政府往往都不敢反抗法國和阿爾日利亞的反動派法國人，始終不能迅速充分採取行動。結果便是民族運動重新崛起，被法國用掃射轟炸殘酷地鎮壓。人民犧牲者數以千計。除非聯合國出來干涉，這種情形恐怕會繼續下去。

八七。對於阿爾日利亞人民的要求，我們能不能藉口阿爾日利亞問題是一件屬於國內管轄的事，純粹是法國的內政，而始終袖手旁觀，閉起我們的眼睛，耳朵、心胸及本組織的大門不予理會呢？我們能不能坐視北大西洋公約的偉大軍隊被遣往阿爾日利亞，其目的不是去維護自由及民主，而是去剷除鎮壓那個地方的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聲而不加過問呢？

八八。目前情勢確實非常嚴重。一方面本組織要維護正義與公理，維護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我們看見每天都有人犧牲生命，然而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不能處理這個問題。這就是本組織目前所遇的矛盾。

八九。我們想要把今天各方對於阿爾日利亞形勢的意見撮述一下。我們將只略提最近的意見。首先，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的紐約時報上，我們可以讀到下面一則報導：

“因為這種暴虐而產生的憤怒，有以下兩個主要的影響：第一，叛亂地區的軍事長官承認，作亂份子人數極少，可能不會超過一千人。但是他們現在得到多數回教人民的策應，這要不是由於恐懼便是由於民族主義情緒。

“第二，這種憤怒使得阿爾日利亞和法國議會中的回教徒議員提出要向那個機關辭職的威脅。康斯坦丁省出席國會的議員 Dr. Mohammed Salah Bendjelloul 告記者說：他和其他至今為止向來親法蘭西的議員，鑒於他本省一般回教徒的意見，從今也不能贊成把阿爾日利亞併入法蘭西的意見了。”

他們從今再也不能容忍併入法蘭西的意見了。

九〇。其次，在今天的紐約時報上我們讀到：

“阿爾日利亞回教徒人民多數民選代表今天在阿爾及爾舉行會議，據報已經拒絕了法國主張將他們的祖國併入法國本國區域的政策。這個政策也就是法國總理 Edgar Faure 昨天所說法國可以考慮的唯一政策。

“根據法國國會康斯坦丁省議員 Dr. Mohammed Salah Bendjelloul 發表的聲明，這一羣議員並已拒絕討論法國總督 Jacques Soustelle 所提出的改革計劃。

“最後，Dr. Bendjelloul 告法國新聞社記者稱，這批回教徒代表，其中包括阿爾日利亞議會的六十個回教徒代表，法國國會的十五個議員，及法蘭西聯盟上下院的議員，決定努力‘為阿爾日利亞及法國本國間的關係尋覓一個新方式’。

“從今晚這些議員所通過的一個動議，即可略窺這個所謂‘新方式’的內容。這個動議說‘絕大多數人民現在擁護建立一個阿爾日利亞國家的意見’。他們說，他們的責任是為實現這個‘願望’而努力。”

九一。我們一方面聽見阿爾日利亞人的這種意見，一方面可以在昨天的紐約時報上讀到 Mr. Faure 的聲明。他說了下面的話：

“我們的宗旨是在短時期內完成與阿爾日利亞的徹底合併，這個合併將在言語及宗教等方面尊重阿爾日利亞的固有文化及特性……。”

這篇文章繼續說：“去年十一月及今年八月阿爾日利亞境內曾經發生變亂，法國正在竭盡一切能事，以恢復阿爾日利亞的秩序”——恢復秩序是什麼意思？就是殘酷的鎮壓。

Mr. Faure 繼續說：

“國內外各地的人必須了解，我們現在面臨一樣迫切的事——任何一國政府的首要責任必須是在地中海的兩岸，保持法國的地位”。

這篇文章繼續說：

“沒有阿爾日利亞，法國的經濟和世界聲譽都將斷送無餘，法國過去的光榮，今天只成了一個影子，而且一天比一天黯淡了”。

九二。我們尊重法國總理，我們要重申與偉大法國人民建立真誠友誼的願望，可是我們認為法國總理這番言論是聯合國時代之前的言論，是十九世

紀的言論，是靠武力來統治或奴役自由人民的言論。我們不反對阿爾日利亞與法蘭西結合，只要這個結合是在自決基礎上自由參加的。可是單靠武力來達到這個目的當然違背憲章的精神，並且危害世界和平、和諧及安全。

九三．讓我將 Mr. Faure 的話拿來和敵國代表團接到的一個電報作一比較。我相信各代表團都會接到這個電報，那是阿爾日利亞民族運動的領袖發來的，對總務委員會所提不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本屆會議程的決議，表示他的意見：

“阿爾日利亞民族運動對大會總務委員會議決不建議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大會議程，深表遺憾，因為阿爾日利亞人民對和平解決目前鬥爭一事寄唯一的希望於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的六十個代表團現在必須考慮究竟應贊成或推翻這個決議。趁各代表團正在考慮的時候，阿爾日利亞民族運動希望向各代表團鄭重進言：各代表團所投的一張票將決定阿爾日利亞區域的和戰。這種情勢不能像普通的請願書一樣，從法律和政治的理由中去分析因果，而應從嚴重的現實中去研究。那個現實就是阿爾日利亞戰事正在進行中。而且因為法國拒絕和平討論，阿爾日利亞人民也沒有別的辦法。如果大會拒絕討論這個問題，那就是把和平磋商這個爭端的僅餘的第二扇大門也關閉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而且阿爾日利亞的鬥爭已經有了這麼一些因素，倘使大會最後予以拒絕，其結果勢必加強阿爾日利亞人民與其英勇軍隊自力奮鬥的決心，而這個鬥爭亦勢必擴大到足以嚴重危害整個本區域和平的程度。若果如此，這個情形的責任應由那些偏袒法國，剝奪阿爾日利亞人民依照聯合國憲章應享之權利的人擔負。對阿爾日利亞人民來說，對整個自由世界來說，任何一個代表團倘使根據法國人提出的理由，說阿爾日利亞不容懷疑是法國的一部份，而投票反對將這個項目列入議程，這等於表示他們贊成一切殖民權利中最惡劣的一種即武力征服的權利。我們所特別抱憾的是美國代表團所採取的立場，因為美國一向是擁護人類自由及民族獨立的。美國政府明明知道阿爾日利亞在行政上不是法蘭西共和國的一個構成部份。美國之相信這個殖民國家的謊話，對於美國的聲譽原則及利益，對於亞非的人民，對於美國境內由

其勞工領袖及所有國會議員的聲明觀之足見其擁護阿爾日利亞自治的千百萬同情我們的美國朋友，都是一個打擊。美國代表團及任何其他國家的代表團無論在道義上及法律上都沒有理由可擅自決定阿爾日利亞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對這個問題，只有聯合國的主管機關國際法院才能作公平的決定。我們謹建議我們亞非集團的友人提議請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本人相信這個程序會得到大會全體代表團的支持。那些對阿爾日利亞依照聯合國憲章應有的真正地位表示懷疑的代表團尤其一定會贊成這個行動 Messali Hadj (Angoulême)。”

九四．聯合國現在面臨一個國際形勢：兩種不同的人民，由於意見衝突，導成流血和痛苦。一個是有組織的一方，擁有許多近代化的破壞武器，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武器在內，希圖強迫另一方接受它的意志和權力，而那另一方則是較弱無防衛能力的人，手中只有小型的武器，他們為了爭取自由和平等而犧牲他們的生命和財產。成千的無辜人民喪失了生命。我們既矢誓奉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難道能對這個不人道的形勢袖手旁觀嗎？

九五．我們聽見人家說阿爾日利亞是法蘭西本國區域的一部份，但是這個說法已為地理、文化及政治的事實駁斥了。阿爾日利亞人民從未受到法國人民所受的待遇。法國征服了阿爾日利亞之後，為對英國及俄國表示妥協起見，當時的拿破崙三世曾在一封致 Malakoff 公爵的信中說，阿爾日利亞不能算是一個殖民地，它是一個阿拉伯王國。

九六．當此聯合國時代，一個開明、自由、平等的時代，我們聽見人家說阿爾日利亞屬於法蘭西，豈不奇怪。假定美利堅合眾國在國會裏通過一個法律聲稱菲律賓是美國的一部份，其後高貴的菲律賓人民奮然躍起，爭取獨立和自由，難道有人能說菲律賓是美利堅的一部份，因此任何人不能去處理這個問題，因為這是美國的內政嗎？這是一個最恰當的比方。美國之與菲律賓，也就是法蘭西之與阿爾日利亞。大會根據憲章第十條、十一條、三十五條不但有權利而且有責任來處理這個阿爾日利亞問題。

九七．憲章第十條說：

“大會得討論本憲章範圍內之任何問題和事項，或關於本憲章所規定任何機關之職權；並

除第十二條所規定外，得向聯合國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出對各該問題和事項之建議。”

九八。第十一條第二項說：

“大會得討論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非聯合國會員國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向大會所提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任何問題；除第十二條所規定外，並得向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出對於各該問題之建議。凡對於需要行動之各該項問題，應由大會於討論前或討論後提交安全理事會。”

九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說：

“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得將屬於第三十四條所指之性質之任何爭端或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會或大會注意。”

一〇〇。阿爾日利亞現有一個情勢，有一個爭端。憲章對此規定得十分明白，十分精確。誰能夠否認今天阿爾日利亞有一個情勢？誰能夠否認今天阿爾日利亞有一個爭端？誰能夠否認阿爾日利亞的和平及安全受到破壞？

一〇一。根據憲章我們應當審議阿爾日利亞問題，根據道義和人道的理由我們也應審議阿爾日利亞問題。我們必須制止像阿爾日利亞那樣一個敏感的區域中所發生的鬥爭，紊亂及生命的犧牲。我們不能對阿爾日利亞人民的痛苦始終袖手旁觀。我們必須設法用和平方法而不要用壓制方法來解決阿爾日利亞問題。法國在阿爾日利亞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不遵守憲章，因為憲章規定不要使用武力，而應採取和平磋商方法。大會必須運用道義力量，促使法國停止壓制措施而採用磋商方法——不僅是爲了阿爾日利亞的利益，也是爲了法國自己及本組織的利益。

一〇二。況且，聯合國的聲譽和前途也都與這個問題直接有關。本組織倘使拒絕這十四個會員國提出的請求，不將這個項目列入議程——這不是一件可以輕淡看待的事情，尤其因爲這個項目有關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實現正義與自決，並制止流血及紊亂的希望。

一〇三。萬隆會議的二十九個國家，替亞非人民發出了博愛及與西方兄弟平等的呼聲，那些國家一致籲請法國對阿爾日利亞人民實施憲章的原則。

一〇四。我們能不能聽任法律條文的考慮和法律條文的爭辯來阻撓本組織完成對世界和平及安

全，對自由與民主所負的責任？道義的考慮高出法律條文的考慮。關於人類自由及人權的考慮，當然要比這些阻礙自由、和平及博愛之道的法律條文的爭論，更爲重要。

一〇五。今天我們還能接受而且贊同奴役及壓迫人類的法律嗎？我們還能說這種法律是屬於國內管轄的事情嗎？我們有沒有接受，我們有沒有承認南非有制定歧視印裔人民及其他有色民族的法律之權呢？我們以前請求將南非印裔人民問題列入大會議程的時候，是不是激於憲章的精神呢？我們不能同意因爲法國曾經通過一些法律規定阿爾日利亞人應視爲法國本土的人民，所以阿爾日利亞人已經喪失了他們的人權以及自由博愛及平等權利。

一〇六。我們向大會全體會員國呼籲，不要受強權政治的影響。任何強權政治，任何統治野心，任何虛偽的光榮及榮譽，都不能使這個莊嚴神聖機關的會員國面臨一項正義和人道的事由時，關閉本組織的大門。

一〇七。阿爾日利亞人民只有兩條途徑可以抉擇：戰爭與犧牲生命的途徑，及聯合國的途徑。我們應當指導阿爾日利亞採取其中那一條途徑。我們希望本大會會員國籲請雙方選擇聯合國的途徑，也就是和平磋商的途徑，而不要選擇內亂和鬥爭的途徑。本人能否向這裏的全體代表呼籲，請將憲章人權的原則施諸阿爾日利亞人民，並在投票時視那些人民高於一切其他的考慮？

一〇八。Mr. SCHURMANN (荷蘭)：荷蘭代團將投票贊成總務委員會主張不要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大會第十屆會議程的建議。這個投票立場是基於兩項主要的考慮。

一〇九。第一，根據法律的觀點，我們認爲這一件事在本質上不屬於聯合國的權限，因爲阿爾日利亞既然是法蘭西共和國的一個構成部份，根據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大會就不應當來處理這件事，不應當設法在根本上改變法蘭西的組織體制。

一一〇。第二，敝國政府認爲關於在北非其他地方建立圓滿情況一事已有進展，這使我們很有理由相信法國人民對於阿爾日利亞這件事也必能找到正確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聯合國的干涉不但不能幫助反而足以阻撓法國人民完成這個重要的使命。所以避免公開辯論反足以促進我們憲章的目的。

一一一。Mr. DEJANY (沙烏地阿拉伯)：我們因爲總務委員會決議不建議大會將阿爾日利亞問題

列入本屆會的議程，深覺憂慮。有一些代表似乎毫無疑問的接受了法國的理由，就是說阿爾日利亞是法蘭西本國的一部份，所以適用憲章的國內管轄權條款，即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敵國代表團向大會各代表團呼籲，不要匆遽接受總務委員會的這個建議。大會如果只因為法國說這個問題屬於國內管轄的範圍便承認自己沒有權利決定這個問題的性質，那是很荒謬的。阿爾日利亞問題並非像法國代表所說的一種單純的清清楚楚的內政問題。大會應當自己——不要讓法蘭西——來決定大會的權限，而要決定大會的權限問題，首先必須將這個項目列入議程，讓分組委員會來討論這件事。有一些代表團似乎對這個問題反對採取這種自由討論的原則，但是他們在別的更成問題的項目上却堅持擁護這個原則，這種現象是很可遺憾的。

一一二。法國代表在總務委員會〔第一百零三次會議〕內說，阿爾日利亞自一八三四年併入法蘭西後即成為法國本國區域的一部份，並說因此根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大會不得討論阿爾日利亞問題。如果把法國代表所稱統一的若干要素研究一下，就可以駁斥他的這種說法，並證明這個關係是虛構的。大會如果知道阿爾日利亞人民在這一百二十年期間雖然號稱他們是法國人，而且他們的國家是法蘭西的一部份，可是所遭受的是什麼樣的一種待遇，大會必為之驚訝不已。對這個所謂的統一，誰都找不出合理而可接受的法律根據。阿爾日利亞人民對這個統一根本沒有表示同意。沒有一個文件可以證明阿爾日利亞人民和他們的代表已接受這個法國政權。法國靠武力侵入阿爾日利亞，而且靠武力維持地位一直到今天。土著的反抗從未停止，民族運動在最殘酷的壓制之下不絕如縷。

一一三。在最初四十年中，阿爾日利亞幾乎完全受軍事管理。在被佔領了三十五年之後，阿爾日利亞人才被恩施法國公民權。但是連這個公民權也是以阿爾日利亞人民同意在承繼及收養等個人問題上接受用法國法律代替回教法律為條件的。所以一個阿爾日利亞人不可能一面是法國人，一面又是回教徒。一直等到一九四四年，被佔領了一百十四年之後，這個規則方才稍予修改。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這個長達幾乎八十年的過渡時間中，阿爾日利亞回教徒只要聲明放棄他們宗教中的一部份教義，就可變成法國公民，可是祇有大約三千個人願意那樣。

一一四。阿爾日利亞人就算得到法國公民權，也不真是和法國人平等，他們被當作二等公民，這甚至於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通過的號稱替阿爾日利亞帶來了很多改革的阿爾日利亞組織法中，也是可以清楚看出的。阿爾日利亞只可派三十個議員出席國會的下院。其中十五個議員根本是代表阿爾日利亞境內大約八十萬法國居民的，其餘十五個議員則代表大約九百萬阿爾日利亞回教徒。這兩種議員是分開選舉的。阿爾日利亞本地的選舉亦適用同一選舉方法及代表名額。

一一五。阿爾日利亞這兩類人民之間的不平等祇稍遜於法國本部各區域議員數額的不平等，法國本國區域共有大約五百四十四個議員，代表大約四千萬居民。古老的殖民地如哥德盧普島(Guadeloupe)馬的民克島(Martinique)及蘭羽農島(La Réunion)，其人民的地位都較阿爾日利亞的回教徒為高。因為那幾個殖民地的人口大約是二十五萬人，每個殖民地在國會內可有三個議員。法屬圭亞拿人口兩萬六千人，也有三個議員，但是九百萬阿爾日利亞的回教徒却祇有十五個議員。

一一六。倘使阿爾日利亞人真被當作法國人或者甚至與法國人有同等的待遇，那麼根據法國本國區域的代表權比例，九百萬阿爾日利亞回教徒就應當不是遣派十五個議員而是遣派大約一百二十個議員。為免有人對這個代表權的性質還有疑惑起見，我請大家注意 Herbert Luethy 所著的名叫“法蘭西背叛了自己”一書，其中作者描寫主管法國當局對阿爾日利亞回教徒投票情形的反應：

“... 選民進入選舉所... 是學習行使民主的基本手續；但是選民必須接受怎樣填寫選舉票的指導，倘使他在接受指導之後，仍犯錯誤，我們必須能夠糾正選舉的結果。”<sup>9</sup>

一一七。為使大家明瞭這個糾正的方法，試舉一九五一年議會選舉的結果為例：那次的議員都是以絕大多數票數當選的。在一個名叫 Boudjerba 的鎮內，五百回個教選民對‘親當局’的候選人投了八百張票，在另一個名叫 Bibans 鎮內，三百七十二個選民投了八百六十二張票。那種情形似乎說明了這些議員代表的是些什麼人。

<sup>9</sup> Herbert Luethy “法蘭西背叛了自己”，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一九五五年，第二四九頁。

一一八。大家還可看看另一個重要的方面，那也可證明阿爾日利亞並非法國的一部份。這就是阿爾日利亞的行政組織。阿爾日利亞祇有北部被當作法國本國區域的一部份。那個北部分成奧郎(Oran)、阿爾及爾(Algiers)及康斯坦丁(Constantine)三個省。它在阿爾日利亞八十五萬平方哩總面積中佔八萬平方哩。阿爾日利亞南部既非自成一省也不屬任何另一個省。它由軍事司令員管理，直屬陸軍部。由此可見即使阿爾日利亞北部三省可算為法國的本國區域，阿爾日利亞大部份土地也不能如是看待。現在該部份的人民既沒有代表，也沒有任何種類的代表制度。在這種情形下，誰能說這些人民和法國本土的法國人是平等的？

一一九。嚴格從法律的觀點看，阿爾日利亞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及其居民不是法蘭西的行省及人民，單單這個事實已足證明法國的論點是站不住的。但是除了這些事實以外，尚有其他許多的考慮都可更加證明法國和阿爾日利亞在根本制度及行政制度上的不同。

一二〇。法國總理 Mr. Faure 兩天之前發表的談話，使這些事實再無討論的必要。根據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記載，法國總理說：“我們的宗旨是在短時期內達成與阿爾日利亞徹底合併，這個合併...將使阿爾日利亞所有居民不加區別都能得到因法蘭西公民資格而來的權利和責任，機會和義務。”

一二一。這篇談話特別重要，因為它表明法國政府的首長自己承認在一百二十五年的佔領之後，阿爾日利亞尚未併入法國，尚未如法國代表在總務委員會內所說的構成法蘭西不可分的一部份。它反而證實了我們的理由，就是合併關係是虛構的，阿爾日利亞事實上是一個非自治領土。它證實了該地人民在權利及機會上都受有歧視。它事實上承認十四國請求大會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本屆會議程的行動確有理由。

一二二。法國總理這個坦白的承認恰和那些暗示把阿爾日利亞問題提出大會、別有用心的人所說的話成爲一個對照。法國總理的聲明加強了我們的理由，說明大會爲什麼不應當接受總務委員會關於應否把這個項目列入議程問題的建議。這篇聲明至少默認了法國和阿爾日利亞的關係並不盡如法國代表所說那麼清楚單純。因此大會有責任應當同意列入這個項目，俾其所牽涉的各種問題可在委員會內得到充分的討論。

一二三。法國總理的談話還有一個意義，便是它承認阿爾日利亞的民族運動對那個建築在歧視、偏見及武力基礎上的虛偽法國政權所進行的反叛是正當的。所以今後再沒有人可以說阿爾日利亞人民的申訴不符事實，他們的鬥爭沒有理由了。

一二四。大會之所以應當把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議程，還有一個理由，那就是阿爾日利亞問題和突尼西亞問題摩洛哥問題不同。以那兩個問題來說，很多代表在辯論中表示主張大會的干涉愈少愈好。他們主張把那些問題聽任法國代表和突尼西亞及摩洛哥代表以磋商去謀解決。

一二五。以那兩個問題來說，這個建議尚有理由可說，因爲那兩個問題當事雙方的關係是規定在條約之內的。至於阿爾日利亞問題，則當事雙方之間並沒有這種條約關係。法國拒絕承認阿爾日利亞的代表。雙方的關係是由法國國會以片面行動決定的。因爲一味依靠這種片面行動，於是經過一百二十五年的長時期之後，今天阿爾日利亞發生了像現在這樣的惡劣情勢。如果大會因爲幻想法國會一反過去的行動，自動的片面改善這個形勢，所以不願意將這個項目列入議程，那是極不幸的事。

一二六。就在法國總理談論法國對阿爾日利亞的宗旨的同一天，他手下的內政部長却堅決否認法國會和阿爾日利亞人民領袖磋商和平，這真是矛盾之至。敵國代表團很抱歉，必須聲明我們對於法國關於阿爾日利亞的任何片面行動，實在沒有信心。

一二七。我們的態度是以法國過去一百二十五年以來在阿爾日利亞的行動爲根據的。當然，爲了取消一些現有的不平等現象，很可能會通過一些法律。可是制訂法律是一回事，執行法律是另一回事。在過去，每遇形勢棘手時，爲了應付緊急情形起見，曾經制訂過各式各樣的法律。可是過去使那些法律格格難行失掉效力的那些因素，今天也一定會使法國根據目前關係替阿爾日利亞想出的種種辦法，全歸無效。

一二八。這不是法律好壞的問題，而主要是國家意識和國家體面的問題。法國今天承認阿爾日利亞與法蘭西的合併經過了一百二十年並沒有成功。法國的合併政策起源於十八世紀的那種粗暴的殖民地冒險。法國爲了綏靖阿爾日利亞採取的行動，其每次的失敗都有以武力爲後盾的片面行動爲其特徵。



一二九。一百二十五年後，在今天這個時代和世紀，法國堅持要用那套陳腐不堪的殖民地手段來應付目前的形勢。倘使法國這次又想合併法蘭西和阿爾日利亞的企圖是在聯合國完全知情的情形之下，靠了殘酷與規模都為以前所無的武力，藉一貫的片面行動，而得以達到目的，那是多麼可悲的事！

一三〇。Mr. Faure 於昨天強調法國對阿爾日利亞的宗旨。他之所以這樣強調，是因為預料阿爾日利亞議會內的回教徒議員將提出要求請法國放棄這個把阿爾日利亞併入法蘭西的政策。據報導說那些議員覺得阿爾日利亞的回教徒和法國人因去年十一月暴動和鎮壓而起的仇恨，已使合併成為不可能的事，因此使他們回頭考慮阿爾日利亞在法蘭西聯邦之內實行自治的辦法。這並不是一個值得事先嚴拒的可怕辦法。這個辦法遭受斷然拒絕的事實，加上法國已聲明決意繼續遣派援軍去擊破民族運動力量，充分表明了法國的態度和心理，證明了他們的方法並無一絲的改變，這裏而一點沒有和解的意思。對於法國，武力是一個決定一切的因素——所有這些都使這個項目更有列入議程的迫切需要。

一三一。阿爾日利亞人民拒絕接受法國提出的合併辦法是也們分內的權利。他們的自決權高於一切。這是憲章所承認的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他們的這個權利不可否認。倘使單因 Mr. Faure 公開聲明的理由，即“沒有阿爾日利亞，法國的經濟和世界聲譽都將蕩然無存，法國過去的光榮今後將祇成了一個影子，而且一天比一天黯淡”，大會便剝奪阿爾日利亞人民的這個自決權利，那真是違背正義的事。

一三二。阿爾日利亞人民反抗法國的暴虐統治已達一百二十五年之久。他們身經這個赤裸裸的法國殖民地統治的滋味。他們知道在每次暴動之後為了安定土著人民的情緒而制訂的法律規章都是沒有效力的。他們明瞭阿爾日利亞的少數法國人對於法國政府及法國議會有何種力量和影響。他們可舉出無數的例子，說明法國政府為滿足阿爾日利亞人民最低限度的需要所採取的行動，每次都受這批少數分子的破壞。

一三三。最使阿爾日利亞人民不能忘記的是法國以同化為藉口想消滅阿爾日利亞民族、文化及宗教特徵的企圖。回教寺院被改成教堂。有許多根本不復存在了。大批捐充維持宗教及慈善團體用途的土地及房屋被充公，變成國家財產。回教寺內的佈

道事先必須得到法國當局的批准。回教管轄權甚至在簡單的個人問題上也沒有效力，回教法官的判決須經一個由基督教法官及猶太教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的覆核。

一三四。阿爾日利亞人民還憤然記得法國當局曾用盡種種方式打擊回教及回教教義的地位，企圖總有一天把回教完全消滅。在這個時期內，法國當局一方面竭力鼓勵“白種神父”，其神聖的福音是要“把阿爾日利亞改變成為一個高尚的基督教國家領土”。

一三五。還有一件與干涉人民宗教相埒的暴行是法國干涉阿爾日利亞人民的本地語文，即阿拉伯語文。所有政府部門及紀錄都禁止使用阿拉伯語文。阿拉伯語文被法律規定為外國語文，教授阿拉伯語文受到限制，有時候往往被徹底禁止。法國的同化政策集中力量使人民忘記本國語言。這個禁止向阿爾日利亞人民教授其本國語文阿拉伯語的規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還繼續有效。現在，這個限制還有同樣的效力，因為一個教師非有通曉法文的文憑不能得到教授阿拉伯文的執照。因為大多數教師沒有那種文憑，阿拉伯學校遂因缺乏教師而不能開學。殖民地的主人(Colons)則在這個期間竭力保持土著的文盲狀態。經過一百二十五年的法國統治之後，祇有六萬回教徒執有小學文憑。Claire Sterling 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報導雜誌 (*The Reporter*) 中指出。

“參加行政工作的回教徒數目那麼少，缺乏教育是一個原因……。在法國公務員名冊上的六萬公務員中，祇有五千個是本地人，這個事實本身已是一個可悲的現象。但更可悲的是：這個數目之中有四千九百九十六個不是卑微的小職員，便是司關。”

一三六。這些不過是寥寥少數的事實，幾乎是外面世界所根本不知道的。這些事實使得阿爾日利亞人中堅決擁護法國的朋友也對這個同化的“謊言”，感覺灰心。貝爾伯人 Ferhat Abbas 便是有學養的法國知識分子中的這樣一個人。他是一個溫和的政黨名叫阿爾日利亞民主呼聲同盟(UDMA)的領袖，該黨仍主張與法國保持一部分關係。他說：

“倘使法國還堅持要對一個白種民族繼續實行殖民地統治，那是歐洲大門旁的一件不合時代潮流的事。這個白種民族與所有地中海民

族都有關連，前途大有可為，而且誠心誠意希望得到進步。阿爾日利亞現在有一個歐洲人集團，一個回教徒集團，這兩個集團各不相同，沒有一個共同的靈魂。自從一八八七年以來，殖民地主人即阻撓同化政策的實施，從現在起，實在再不可能希望以同化政策來實施改革了。”

一三七。鑒於當法國總理 Faure 已聲明法國決意堅持舊的途徑，我要請大會注意這個事實。今天 Ferhat Abbas 的羣衆已經很少，但是連他也堅決駁斥這條途徑了。絕大多數的阿爾日利亞人，自從一九四五年康斯坦丁省的大屠殺後，羣起要求完全獨立。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大會拒絕把這個問題列入議程，試問可盼望什麼樣的後果？

一三八。上屆大會閉幕之前，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本來要向大會呼籲請求審議這個阿爾日利亞問題。敵國政府及人民目睹情勢日非，深覺焦慮，乃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由沙烏地國王陛下直接訓令敵國代表團，將這個情勢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當時我們只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情勢的嚴重。我們沒有要求安全理事會召開會議。那是因為希望依靠外交的干涉，導成情勢的調整，進一步促成談判和討論。

一三九。到四月中旬，仍無效果。那個月的下旬，二十九個亞非國家在萬隆舉行會議。除其他問題外，他們也討論阿爾日利亞問題。該會議議決：“鑒於北非情勢迄未解決，北非人民的自決權一再遭受剝奪，本會議宣佈擁護阿爾日利亞人民要求自決和獨立的權利，並籲請法國政府從速為這個問題覓致和平解決。”

一四〇。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十四個亞非國家，其中包括敵國在內，請求祕書長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聯合國大會本屆會的議程。這個請求自然是表示這些申請國家以及萬隆會議其他許多非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對這個阿爾日利亞問題不勝關切，希望該問題得到一個和平的解決。

一四一。我相信關於證明阿爾日利亞與法蘭西的所謂“統一”無非是說謊一點，話已說得很多了。我們並且認為已有無數的事實提出來，足以確實證明無論怎樣去牽強附會，阿爾日利亞都不能算是法國的一部分。大多數人的發言都證明了阿爾日利亞只能歸入非自治領土一類，不能歸入任何其他類領土。

一四二。我相信我還可以提出另一個理由，證明口口聲聲說阿爾日利亞是其本國區域一部分的法

國，在其若干正式紀錄或行動中，也並不是當真把它這樣看待。

一四三。為此目的，我請各位代表注意聯合國出版的統計年鑑<sup>10</sup>。舉一九五四年的年鑑為例。表一逐洲記載各國的人口、面積及密度。在各洲之內，各個國家都被分別歸類。舉非洲為例，我們可得到下列歸類。第一類，獨立國家：埃及、阿比西尼亞及厄立特利亞聯邦、賴比瑞亞、利比亞及南非聯邦。第二類名叫非自治領土及屬地。阿爾日利亞被列入這一類。第三類名叫託管領土。第四類名叫委任統治領土，其中只有西南非洲一國。第五類名叫共管領土，只有蘇丹屬這一類。第六類名叫國際管理領土，只有坦吉爾屬這一類。請注意第四、五及六叁個種類之下都祇有一國。這證明這本年鑑的編纂者力求精確之程度。

一四四。倘若阿爾日利亞是法國的一部分，它一定列入獨立國家類，並有一個附註，說它是非洲的法國本土。要不然，它可如許多其他領土一樣，自成一類。鑒於編纂者之力求精確，這應當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一四五。倘若法國自己不認為阿爾日利亞不屬於這一類，它決不會允許年鑑的編纂者把其本土的一部分列入非自治領土內的。為免有人說這種分類是自己作主的，非正式的，我要請注意那本年鑑第十三頁上的序言，內有這樣一句話：

“如未註明情報來源，則係表示此表是統計處根據從各國統計局及官方出版物直接得來的資料編纂的。”

一四六。對阿爾日利亞沒有註明來源。這又可證明所謂法蘭西與阿爾日利亞一體的話是任意套用的託詞，其目的是要保障法蘭西在阿爾日利亞安心實行澈底的落伍的殖民地剝削。

一四七。我不想從任何其他的角度來研究大會權限問題，因為對這個問題，若干位代表已經發揮很透澈了。我只想簡單的說一說下面這幾件事。這幾件事在我們看來使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本屆會的議程一事更有萬分迫切的需要。

一四八。第一點我要指出，自從要求把這個項目列入議程的請求書提出以來，阿爾日利亞的戰事逐漸擴大，到現在已經屢次被人稱為小型戰爭了。從

<sup>10</sup> 聯合國出版物，售品編號：1954. XVII.5。

下列事實可以想像戰爭的劇烈程度：法國除了派遣北大西洋公約軍隊前往阿爾日利亞外，又徵召了大約六萬名法國後備軍入伍；迄今為止，尤其是在已往六週內，已有超過二十個營的軍隊和其他部隊設備陸續湧進阿爾日利亞。

一四九。這些法國軍隊恪守其對殖民地的傳統，發動了對阿爾日利亞民族運動人士瘋狂和殘酷的壓制行動。成千的阿爾日利亞愛國人士在爭取他們祖國自由的戰爭中犧牲了。數百手無寸鐵的男女及兒童也在這個壓制戰事中被殺死了。有人從低估計，說兩天內被殺的阿爾日利亞人超出二千名。這使我們回想到一九四五年的大屠殺，那次大約有四五，〇〇〇個阿爾日利亞男女及兒童喪命。

一五〇。由於這個恐怖的、有組織的人命屠殺，本人不得不為敵國代表團說下面的話。我們固然非常尊重某一些代表團的意見——他們繼續認為這個對阿爾日利亞民族運動人士的大屠殺是屬於法國國內管轄的事項——我們也姑且不談一切相反的法律論據，可是我們認為阿爾日利亞的軍事行動充滿着許多新因素，足使一切嚴格依法律條文的論據都變成無謂的爭辯。

一五一。敵國人民，我相信還有若干其他國家的人民亦有同感，決不能同意阿爾日利亞問題仍然是屬於法國國內管轄的事，因為法國依靠其他國家的軍隊守衛其本國區域，因而得以抽調其自己的軍隊去攻擊阿爾日利亞民族運動人士。我們無論從任何邏輯去推論，都難免得到一個結論，便是由於這種行動，阿爾日利亞鬥爭的國際性質已更為顯明。誰能不認為這種行動不是幫助一方鎮壓另一方——幫助法國軍隊鎮壓阿爾日利亞解放軍？

一五二。第二，這個情勢之中尚有令我們非常焦急並使我們得到同一結論的另外一個因素，便是遣往阿爾日利亞的法國軍隊的武器及設備是由其他國家出錢供給的。這種問題決難根據法律立場來解釋。冷酷的事實是：一個國家的殖民地軍隊得到另一個國家的武器援助，屠殺第三個國家的愛國志士。還有一個事實同樣令人不可解：當初供給那些武器，原是爲了協助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民來抵禦侵略，保障自由，而不是爲了鎮壓那種自由。

一五三。由於所有這些因素，阿爾日利亞情勢已經成了一個憲章所稱可能導致國際磨擦的情勢。這種情勢很可能妨害現有的友好關係。即使國內管轄之說可以成立，阿爾日利亞情勢亦已有了內戰的

規模，而這個內戰由於我以上所說的種種因素，可能發展爲一個對國際和平的威脅。

一五四。由此可見阿爾日利亞問題充滿着許多加強其國際意義的因素，即使它在初發生的時候確是國內問題，但在目前情勢之下，已不復能如是看待了。所以大會如果接受總務委員會的建議實在是極不幸的。這等於造成一個不妥的先例與以往的先例完全相反，因而使根據先例而來的法律失掉力量。

一五五。大會處理這個阿爾日利亞問題決不可輕率拒絕十四國的請求，漠視世界半數以上人民的代表在萬隆會議內表示的意見。大會不可根據站不穩的法律理由，輕易便拒絕阿爾日利亞人民要求自決的合法權利。聯合國如果不顧這個關於阿爾日利亞人民的正義呼籲，決不是聯合國之榮。把阿爾日利亞人民的命運置於殘酷的法國軍隊的手中，是多麼危險的事。

一五六。基於這些理由，我們呼籲大會推翻這個總務委員會的建議，並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本屆會的議程。

一五七。Mr. ENGEN (那威)：我簡單的說幾句話。某些國家提出請大會審議阿爾日利亞問題的請求，引起了一些非常困難和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敵國政府已經予以最慎重的考慮。

一五八。第一，就該領土的地位來說，那威政府無論過去與現在都絕不懷疑阿爾日利亞是法蘭西的一部分。與法蘭西共和國任何其他區域的地位相仿，連同因這種地位而生的一切國內法和國際法上通常公認的後果。

一五九。第二，那威政府承認法屬北非包括阿爾日利亞在內最近的發展，已經在那個區域內造成一種不安寧的情勢，引起本組織某些會員國的關懷。本人也要聲明：那威政府也因北非的情勢深爲焦慮，恐怕那種發展導成生命和財產的繼續損失，並妨礙國際間的友好關係。

一六〇。第三，那威政府承認聯合國會員國依照憲章有責任應在本組織的法律範圍內竭盡可能，用聯合國的力量來影響直接關係政府，替一切衝突、爭端或任何其他擾亂國際生活的因素，覓取解決。我們並且認為就大會審議我剛才所說的任何那種事項的權力來說，本組織法律所規定的範圍是很廣大的。此外，對於個別的情勢，我們還可以根據自己對事實和情況的分析，來決定我們的態度，不必過分受

一般考慮的拘束，這個權利也是我們所保留在憲章之內的。

一六一．第四，我們雖然認為憲章准許會員國有廣大的行動自由，但是我們也同樣真誠承認憲章對會員國審議屬於各國政府內管轄事項的權利，訂有一個限制。我們並且認為這個限制規定，即第二條第七項，是憲章內一個重要的條款，因為沒有這個條款，今天對聯合國的工作有重要貢獻的許多會員國可能會不能夠接受憲章的其餘部分。照我們看，第二條第七項是聯合國體制和法律之內所必需的一個反面規定。不過這個規定之實施必須是嚴格的，廣義的。

一六二．現在的問題是：第二條第七項是否阻止大會討論這個阿爾日利亞問題？我在發言之初已經說過，我們並不懷疑阿爾日利亞是法蘭西共和國的一個構成部分，因此敵國政府對這個問題曾加以非常仔細的考慮。雖然如此，對這個問題我們還不能提出明確的答案。不過，任何人如果把我們憲章的條文解釋得使它們幾乎完全失了意義，或在實際問題上把它們視為形同虛設，那麼我們對這種態度之是否妥善，深覺懷疑。我們覺得這不但在法律上不妥，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危險。法律可以變更，但決不可以漠視。我們以為漠視法律對於社會是一種真實的危險，其危險程度比實施法律過分嚴格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六三．可是這個考慮也並不就是表明敵國政府對阿爾日利亞情勢所採取的態度。我們祇想聲明：根據聯合國的法律，我們對於是否有權在聯合國內討論阿爾日利亞問題，深感懷疑。我們覺得凡有我們今天所遇的這種情勢時，倘使那威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要向另一國政府表明關於這個情勢的意見，理應採用正常的通訊途徑。

一六四．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理由也使敵國政府決定其態度。法國政府正在不斷堅定努力改善法屬北非的情勢。敵國政府熱烈歡迎法國政府的這種努力。我們誠切希望法國政府能在法國的這兩部分間建立良好和友善的關係。我相信所有法國公民，不論是歐洲的公民或非洲的公民，都是樂於看見這種關係建成的。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法國政府必須得到時間、諒解及一切願公民與公民間及國家與國家間能和平發展良好關係者的友善合作。

一六五．我們認為公開激烈辯論這個問題不會促進這個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唯有依靠當事各方負責領袖耐心的磋商。

一六六．根據這些在基本上是政治性質的考慮，兼因我們對這個項目的法律方面問題深感懷疑，敵國政府結論認為大會不應當處理或辯論這個阿爾日利亞問題。所以敵國代表團將投票贊成總務委員會的建議。

一六七．Mr. URRUTIA(哥倫比亞)：各位想都知道，十年前我們在舊金山討論憲章的時候，拉丁美洲國家堅決主張應把不干涉國家內政的原則視為一個必要條件。

一六八．本屆大會的辯論中，各方對這個原則有一些誤解。敵國代表團覺得有略加說明的必要。

一六九．第一，有人企圖證明憲章的第二條第七項抵觸或違背憲章的第十一章及以下數章。敵國政府認為這些條文之間並無抵觸之處。憲章對負管理非自治領土責任的聯合國會員國，責以必須遵奉憲章第七十四條的規定來管理那些領土的義務。但是每一項義務都含有一項權利。擔任這個義務的國家，即擔負管理非自治領土責任的國家，其權利就是那些國家的鄰國不可企圖干涉或煽動那些國家領土內的變亂或革命。這是不可侵犯的權利。

一七〇．依照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在夏灣拿通過的“發生內亂時各國之義務與權利公約”的規定，拉丁美洲國家坦允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境內居民參加任何以顛覆友邦政府為目的之運動，並且坦允禁止任何人在其境內組織以上述目的為宗旨的遠征軍，視之為神聖莊嚴的義務。所以，對我們來說，關於這一點可說是毫無疑義。我們之所以在舊金山竭力主張通過這個關於不干涉原則的第二條第七項，其原因即在此。承平時時代固然不許干涉，不幸發生內亂的時候，尤其不許干涉。

一七一．拉丁美洲國家一向是最熱烈的反殖民地主義者，可是也是最堅決的不干涉主義者。當然，我們盼望像法國這樣一個國家於管理其領土時遵奉第七十四條的規定。根據那條規定，法國有義務對於憲章第十一章規定的領土，一如對於本國區域，其政策必須以善鄰之道奉為圭臬，並於社會、經濟及商業上，對世界各國的利益或幸福，予以充分的注意。

一七二．可是這裏有些人的用心是什麼？在我之前發言的一些代表之中，有人曾經討論到阿爾日利亞應該有多少議員，阿爾日利亞應有多少出席共和國參議院的代表；有人曾經討論到一個 douar 應

否具有法國一個 Commune 的地位；最後，有人還曾經討論到法國曾否進行一八八四年關於市政組織的法案。我們不預備討論任何這些問題，因為這顯然是干涉內政。我不熟悉一八八四年法國法案的條文，我們也毋須知道 douar 是什麼，Commune 是什麼制度。深入討論這些問題就是干涉內政。

一七三。另有一些代表說，當前爭執的問題不是一個法國的問題，而是一個目的在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民族運動問題。倘使如此，我們承認法國有不可剝奪的權利要求其鄰國不要幫助內亂，我相信那些鄰國並未幫助內亂，因為他們都是友好的國家；不過在法國這方面，它當然有權盼望所有聯合國會員國最低限度應當注意其神聖的責任，就是對聯合國會員國之一像法國這樣一個友邦所發生的革命運動或分裂運動，禁止境內任何人予以協助或鼓勵。

一七四。聯合國一如其他的任何國際組織，其基礎在於互相尊重會員國的政府和當局，不論我們是否同意這些會員國的政府體制。聯合國不可對其會員國之一的政府或當局的行動表示贊許、譴責或評斷。

一七五。有幾位同人在本大會內很正確的指出，根據憲章本大會無權討論任何足以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衝突或情勢。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必須這個衝突或情勢是國際問題，必須一個鄰國已遭受危害。倘使這個情勢祇發生在一國境內，本人認為就不能算是一項國際危機。發生在一個國家境內的事是內政，祇與那個國家有關。

一七六。阿爾日利亞境內的情勢可能含有內亂的意義。甚至還可以說它含有武裝革命的意義。根據國際間的根本法律，任何叛徒以個人資格都有拿起武器來反抗的權利。可是誰也不能要求一個政府接受一個原則，承認一羣拿起武器來反抗現有當局的份子可以得到鄰國的幫助，尤其是國際組織的幫助。根據敵國政府的意見，並且依照我們參加夏灣拿內亂問題公約所接受的原則，阿爾日利亞境內的情勢如果確有內亂，我們也有責任應當不予干涉，因為這個內亂是在一個友邦境內發生的。

一七七。第二，我要對自決原則說幾句話。照我們的意見，自決原則附帶含有尊重聯合國會員國意志的義務，自決原則決不是替分裂運動辯護，更不是替使用武力修改自願訂立之條約的行動辯護。一國之內，總有一羣少數份子或孤立派不同意某一個條約的若干條文。但倘使我們濫用自決原則，並且用以辯護濫改國際協定的行動，那便等於宣告國際秩序的末日，使現在幸已解決的領土爭執，重新引起無止境的糾紛。對於我們，條約的神聖是不容置疑的。至於就別的問題來說，則憲章內所承認的一切其他權利，都受一項最重要的義務的限制，而且必須受此限制，那就是各國一概不得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一七八。基於這些理由，敵國代表團將投票贊成總務委員會的建議。

(午後六時十分散會。)

## 第五百二十六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José MAZA(智利)

A/PV.526

### 議程項目九

#### 一般辯論(續前)

Mr. PALAMARCHUK(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Mr. BARRINGTON(緬甸)、葉公超先生(中國)和 Mr. CHRISTIANSEN(丹麥)的演詞

一。Mr. PALAMARCHUK(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會第十屆會所要討論決定的問題牽涉到國際生活的種種方面。最近幾年以來，沒

有一屆大會曾在這種有利和有望的國際環境裏開始工作，這也許是我們可以引為欣慰的一點。

二。在國際關係上，現在顯然已經有了一種較大的諒解，想在會議桌上本平等和互相誠意的基礎來解決各種國際懸案。“冷戰”的風暴已經稍為平息了，戰後若干年來主張發動毀滅性原子戰向各國人民散佈猜疑種子的份子也已經多少斂跡了。現在國際關係方面有着一個採用純正談判和合作政策來用和平方法解決各種懸案的傾向。